

非常经典

凝聚心灵深处文字的力量，绽放永开不败的墨香之花。
名著让我们在岁月的经纬中，将永恒不变的主题继续书写。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三)



[俄国] 陀思妥耶夫斯基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卡拉马佐夫兄弟(三)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卡拉马佐夫兄弟(三)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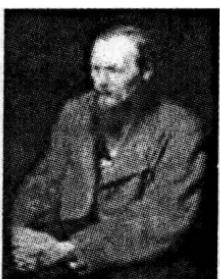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19世纪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位小说家，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遵父愿入大学学工程，但毕业后不久即弃工从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

1846年发表处女作《穷人》，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里《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对他们在

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唤醒他们抗议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女房东》(1847)、《白昼》(1848)和《脆弱的心》(1848)等几个中篇小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剧，乃至关系破裂。后者认为上述小说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疯狂的倾向，“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当时的进步文学。

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写了无耻、卑鄙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堕落崩溃。对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表示深切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极的一面，例如认为只有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价值，只有宽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类社会等说教。

目 录

第三部

| | |
|---------------------|-----|
| 第二卷 米卡 | 3 |
| 第一节 库兹马·萨姆索诺夫 | 3 |
| 第二节 猎狗 | 23 |
| 第三节 金矿 | 37 |
| 第四节 在黑暗里 | 59 |
| 第五节 突然的决定 | 70 |
| 第六节 我也来了！ | 101 |
| 第七节 无可争议的旧情人 | 117 |
| 第八节 梦呓 | 150 |
| 第三卷 预审 | 177 |
| 第一节 彼尔霍金官运的开端 | 177 |
| 第二节 报警 | 189 |

| | | |
|-----|-----------------|-----|
| 第三节 | 灵魂的苦痛第一次磨难..... | 201 |
| 第四节 | 第二次磨难..... | 218 |
| 第五节 | 第三次磨难..... | 232 |
| 第六节 | 检察官捉住了米卡..... | 254 |
| 第七节 | 米卡的重大秘密..... | 269 |
| 第八节 | 证人的供词。婴孩..... | 290 |
| 第九节 | 米卡被带走了..... | 306 |

第三部



卡拉马佐夫兄弟(三)

第二卷 米卡

第一节 库兹马·萨姆索诺夫

格鲁申卡飞进新生活里去的时候，嘱咐阿辽沙向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转致最后的问候，并且请他一辈子记住她的一小时的爱，但对她的事还一点也不知道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那时候也正处于非常纷扰和忙乱的状态。最近两天，他的心情是那样难以形容，正像他以后自己所说的，简直差一点要得脑炎。阿辽沙昨天早晨没找到他，伊凡哥哥当天也没有能够和他在酒店里相见。他所住的小房子的房东严守他的命令，对谁也不说他的行踪。在这两天以内，他真是四面八方到处乱跑，像后来



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和他的命运奋斗，拯救自己”，甚至还出城去办一桩急事有几小时之久，虽然他怕离城一步，一分钟也不敢放松对格鲁申卡的监视。这一切以后都会在文件形式下非常详细地弄清楚的，目前我们只想具体地把那个突然出现在他命运中的可怕的惨剧的前两天，他一生中最可痛心的两天中最必要的一些事情先说一说。格鲁申卡确曾诚恳而真挚地爱过他一小时，这是事实，但与此同时，她有时折磨起他来也简直是十分残忍而不加怜悯的。最糟的是他一点也无法摸透她的真正心意，用软骗硬逼的办法都办不到：她不但绝不会上钩，反而只会生气，完全不理他，这一点他当然是很明白的。他当时很正确地猜想到她自己也正处在某种内心斗争中，处于一种异常游移不决的心情下，想下某种决心，却始终拿不定主意。因此他不无相当理由地怀着战栗的心情猜到，有的时候她对他和他的热恋简直感到憎恨。事实也许就是这样，但是格鲁申卡究竟为着什么而烦恼，他却始终还是不曾理解。就他自己来说，他所苦恼的全部问题仅仅只在于：“究竟是他米卡中选呢，还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谈到这里，必须顺便说明一个肯定的事实：他完



全深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定会向格鲁申卡提议（说不定已经提议）和她正式结婚的，他决不相信这老色鬼会当真指望只花三千卢布了事。这个结论，是米卡因为深知格鲁申卡和她的性格才得出来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有时会觉得格鲁申卡的全部痛苦和迟疑不决的心情只是由于她不知道应该选择谁，谁对于她比较更有利。至于那位“军官”，也就是格鲁申卡一生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快要回来，她正怀着十二分激动和恐惧的心情在等待着他的来临，说来奇怪，他在那些日子里竟连想也没有想到。固然，格鲁申卡最近几天对他绝口不谈这件事。但是她一个月以前曾接到她那位以前的勾引者一封信，这是他听她亲口说起过的，而且也多少知道了些信中的内容。格鲁申卡当时在气头上，曾把这封信给他看。但是使她惊讶的是他对于这封信几乎毫不加以重视。很难解释为什么：也许就因为他为了这个女人和亲生父亲争锋，这件事的丑恶和可怕已把他完全压倒，使他简直不能设想有比这再可怕、更危险的事情了，至少在当时来说是如此。对于失踪五年以后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钻出来的未婚夫，他甚至根本不相信，尤其不相信他很快就会来。



而且在米卡看到的那位“军官”的第一封信上，关于这位新情敌回来的话写得也很不明确：这封信通篇很模糊，很浮夸，尽是些多情善感的话。应该说明的是，那一次格鲁申卡把那封信的最后几行字掩住了没给他看，在那几行字里关于回来的话就说得比较确定些。再说米卡事后还记得，当时似乎看到格鲁申卡自己的脸上也不自觉地流露出几分骄傲的看不起西伯利亚来的那封信的意思。以后，格鲁申卡关于和这新情敌进一步联系的一切情节，就再也没有对米卡提起过。因此他渐渐地甚至完全忘却了这位军官。他心里只是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有什么变化，他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正在临近的最后冲突的时刻实在太近了，因此一定会比其他一切都更早地弄个水落石出。他战战兢兢地随时都在期待着格鲁申卡的决定，而且一直相信这个决定一定会心血来潮地突然作出。她会忽然对他说：“你把我拿去吧，我永远属于你了。”于是一切都会了结：他会一把抓住她，立刻带她到天涯海角。立刻带走，越远越好，即使不是天涯海角，也要到俄罗斯的尽头，和她在那里结了婚，incognito^① 地安居。

① 意大利语：隐姓埋名。



下来，让任何人，无论是这里的人也好，那里的人也好，或者任何别的地方的人也好，都从此不再知道他们的踪迹。到了那时候，啊，那时候，就会立即开始过崭新的生活！关于这不同的、革新的、“善良”的生活，（“一定要善良的，一定要善良的！”）他时时刻刻疯狂地幻想着。他渴望这样的复活和革新。他以往出于自己的意志而陷进去的这个污秽的泥沼，使他感到实在再也无法忍受。和很多处于这种境况的人一样；他最相信环境的变更：只要不是这些人，只要不是这个环境，只要脱离这个可诅咒的地方，一切就可以复活，一切就可以重新做起！这是他所深信的，这是他日夜向往的。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第一种解决方式，也就是圆满的解决方式。也还有另一种解决方式，那就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结局了。她会忽然对他说：“你走吧，我已经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商量好了，我要嫁给他，不需要你了。”到了那时候，……到了那时候，……但米卡并不知道到了那时候将怎么办，直到最后的一刻他还不知道，这是该替他说句老实话的。他并没有确定的打算，也并没有想到要犯罪。他只是在那里监视，侦探，自己苦恼，但又始终只



指望着自己的命运能得到第一种圆满的结局。他甚至赶走了一切别的念头。然而这里又开始碰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桩糟心事，出现了另外一个枝节的，却也是事关重大而又无法解决的新问题。

假使她对他说：“我是你的，你把我带走吧”，那么他将怎样把她带走呢？他哪里有钱，有必要的用费呢？多少年来一直不断地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所给的那笔钱中陆续支给的生活用款恰巧在这时候全部支完了。自然格鲁申卡有钱，但是米卡在这个问题上却忽然发起可怕的骄傲脾气来：他要自己把她带走，用自己的钱和她开始过新的生活，而不愿意用她的钱；他甚至想也不愿意想他会用她的钱，一想到这里就感到苦恼而不是滋味。我在这里不想去渲染这件事，也不想去分析它，而只是指出，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就是这样。这甚至也说不定完全是由他偷用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钱，间接而且似乎下意识地感到良心上的隐痛所致：“已经在一个女人面前做了坏蛋，立刻又在另一个女人面前做坏蛋，”他当时想，这是他以后自己承认的，“而且格鲁申卡如果知道了，也是不会再要这样的坏蛋的。”那么究竟到哪里去筹这笔